

狄膺的故事

李 猷

家世學問及其興趣

狄膺先生字君武，原名福鼎，生於一八九五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）十一月十九日，卒於一九六四年（民國五十三年）三月十五日，江蘇太倉璜涇鎮人，璜涇鎮在明朝宏治十年前，屬於常熟縣之雙鳳鄉，故先世爲常熟人，而璜涇，昆接常熟白茆，筆者爲常熟人，狄先生與我實爲同鄉，先生講的是常熟話，却帶太倉音，他父親名璋，太倉州學秀才第一，上海龍門師範學堂等小學教員，母同邑陸氏，生子女五人，姊穎賢慧能幹，爲他所最敬愛的；弟福震，抗戰時在直接稅處工作；福晉，德國留學博士，內科，做過國民政府醫官；福豫美國留學，擅長棉花分級；他本人是北京大學畢業，幼小讀書升學，皆賴自身奮鬥。

他自幼治學，先習詞章，次究訓詁，明義理，以至誠無息爲人生觀，靜則爲經常之埋頭服務，於功利蔑如，動則志在撥亂反正，博厚、高明、悠久三者，時常想達到其境界，公餘寄情山水，愛水甚於愛山，遇名山喜登臨，所過城市，愛訪問耆舊，觀賞書籍字畫，平時潔一室，以便閱

讀，客至談文藝，膳食必求人俱，絕不獨享珍饈，處兄弟子侄間和樂合作極歡，少年喜臨碑帖，寫山水，愛聽崑曲，能唱一二支，讀經書，愛孟子之暢，易經之淵，諸子老莊外，愛墨子荀子，主張正名務實，詩文集愛韓愈、歸震川。近人詩愛龔定庵，以其有特殊風格。他的書法，確乎高妙，撰有「學書自敘」，原文是這樣的：

「余年逾十齡，入璜涇兩等小學，先府君臨皇甫認碑，以油紙印模。示不肖以曾祖日記及漢魏詩小冊，皆歐體也。余在古梅居寫字，自覺寒瘦。金俠聞、郁厚生皆勸，始臨多寶塔，命臨寫道教碑，命參閱，云家藏有玉版十三行，足以變化，將來再說。入龍門，葛益甫、吳公之、吳景璩、趙仲英，皆引余書。余黎明起，在烏龜塘石柏，蘸水寫字，買校長行過，見之掀小鬚而笑，至東張，已有求余書者。入北京大學，沈尹默、劉三、陳師曾、湯定之，皆善書，游東嶽廟，真見道教碑，始寫趙字，楷書寫廟堂碑。在上海見狄葆賢，寫虞，曾改工寫草，於是臨張旭自敘，及虞褚行書。至廣東周柏年教書北魏，入洛陽，得墓志，乃習魏隨唐各志，宋喬丹與余做僞石頑

要，最豈有此理（爲瑤光寺尼慈雲墓志）。南京淪陷，法帖盡失，松山園二函得之孟津王宅者，亦失之。四十四年六月，左眼盲視，一目瞎寫，行斜字拙，昔日集禊妍媚之病，得以稍減，近始聞氣清韻古之說，儼知有趨向矣。婁東狄膺。」

書法與詩天趣純真

他的書法，以一目未盲前爲最佳，記得抗戰前曾自南京來我家鄉常熟，住在鐵琴銅劍樓瞿家，晚上喫飽酒飯，攘臂寫對聯及屏條，那時不過四十餘歲，精力飽滿，我那時方學刻印，爲他拉住，當場刻了「狄膺行在」和「君武」兩方圖章，到臺北後又拉我刻了兩方大印。後來他在臺北，創辦了弼會，與友人沈映冬兄來往甚密，在碧潭置了一所小屋，暇時去飲飲茶，說說話，有時弼會在那裏舉行，時常和二三知己，坐在廊下，看山聊天。有時去臺中，住在黨史會，其在該處給朋友所寫之詩作，真可謂雙絕，因爲他的詩和字，一樣有天趣和純真。

至於在碧廬所寫對聯，爲數甚多，聯語都是自撰的。

他的詩，不像唐詩的寬袍大袖，也不是西崑山的玉琢金裝，更不是宋詩的劍拔弩張，他自有一種情致，一種面目，要勉强的分派，可屬於晚唐的一流，他是意境的新穎，而不是句子的新奇，在外表看起來是平易近人，實則這套水磨工夫，真是不可幾及，所以他在榮民醫院病床上還做了一副聯句是：「沉吟一個字，揚眉好幾天」，于右任很欣賞他得到詩人苦吟之致，爲他寫了這聯。

在我寫的一本「近代詩介」中曾介紹狄先生的遺詩，當時選擇頗精，今錄其輓王陸一五首，王也是于右任極賞識的一位文士。

狄膺輓王君陸一五首，末章兼慰右任先生

崛起三原以辯才。寫生域外境雄恢。

貝加湖上望煙雪。一舸紅衣緩緩來。

南京初莫北京平。黨內文壇奇此生。

三首哀辭人歛手。陵前日昃想謨勤。

豪情奔放艷情柔。文采中年氣已秋。

難置紅妝青眼意。幾回無奈過蘇州。

演湖新築匿香車。已是詩人折節初。

百萬傷殘人鼓吹。歌行傳信逾軍書。

莫揮老淚下長髯。平逝憐才兩意兼。

右任詩存箋註在。死生契濶亦纖纖。

「不宜忘記不可不記」這是先生自寫自藏的一本帳冊式的書籍，每於歲尾年頭，必書寫一段，多半自己檢討一年中的得失，以及家人、朋友

等種種細事，娓娓寫來，雖平淡家常的話，裏面包含着不少哲理，如「三十三年歲首自檢詞」一文，其中寫他表妹慘卒一段，歷敘兩人交誼，情

致真切，細微曲折處，又極動人，看得出先生待人的真誠。

先生集中，有「觀梅記興」一篇，寫在重慶時看梅的雅興，此種文字，安詳細緻，大似明人小品，摘錄如後：

「……是日，曾頌千游汪園有詩：『江上汪園好，春朝結伴遊，暗香猶鄧尉，疏影動羅浮，別業連雲建，清溪繞屋流，最稱勝景處，梅擁一山頭。』」

「二月十日雪，夕得陳則光邀往留園觀梅書，其略曰：

「佛圖關爲渝中勝地，氣象雄偉，而留園依山面水，蔚秀一隅，齋志屏居，頗擅雅樂。前辱高軒戾止，梅瑣枝頭，東君意淺。茲值寒流結雪，有如擊鼓之催，園梅悉將怒放，破臘傳春，其趣深美，詎知村婦野童，乘隙採折，以致殘枝損幹，楚楚可憐。好花不遇佳士欣賞，委屈實多。渴望先生曳杖來游，徙倚於紫華綠萼，暗香疏影間，雖不若孤山放棹，瀟灑策蹇之雅，亦足以相忘於清風明月也。寂處小屋。詩興盎然，溫酒以待，無任翹盼。陳則光再拜，二月七日……」

「……廣播電臺上地二百餘畝，有農場之經營。玉靈洞山勢高下，頗可觀。兩處皆未種梅，梅爲國花，無人提倡種植，何能推廣。國人都半在生活線下，所有名目，皆不過一回事，可嗤也。

「三時車停復與關下中央幹部學校之操場，余及一士、學裘，入留園，應陳則光看梅之約。陳適他出，留刺於門。留園之梅，可分爲兩部：一、園內部分，招待所前諸樹皆老幹疏枝，含苞朱

紅如櫻實，脫葉如天竹，叢疊一樹，僅八九花，芳氣未洩。茅亭清絕，下俯大江，雖未見江水，知其傍岸，心境自遠。惜徑砌水泥，圓滑易跌，無可以盤桓，俯仰之陰，不及汪園長方庭及蠡年本園梅場也。二、園外之部，梅樹夾道，道左臨溪，右則植於斜邱，亦皆含苞作花者，絕鮮。七日、十日、陽光盛時可再來也。歸時，余拾落梅一朵，細審紫萼紅裳，雪肌素心，芬芳清逸，眞花中神品。古人區畫畫爲神品、逸品、能品，余謂花果亦可如是品題，人品亦可如是區分也。

「十二日紀念周，問翁先生南開梅訊如何？先生答尚未全放。先生寓二株，今年花少。先生亦謂梅占百花之先，不爲風雪所阻，色則淡雅，香獨清雅，國人重之，實與國民性有關，與外人愛濃艷者，迥不侔也。今後國都郊外，皆宜培大梅林，以飲動遠賓觀感，其區域要比南京吳王墳前二道溝更大。

「三月一日，中央訓練團春季聯誼大會，余於九時許同蕭贊育步入留園，園內外梅花盛開，紅滿枝頭，參次絨聚，新株綠條已長，祇老枝有花。老枝則全部開放，沁香四溢。蕭君亦愛梅，謂六十營園，擬遍種梅花。余勸其抗戰後，即營田舍，庶幾享受時間較長，伊則謂我輩七十非難云。」

從信札中見其風趣

狄膺先生是一位很風趣的人，一點不矯揉造作，現在檢得他一張民國五十年的賀年卡，他與衆不同，是用一封信的體裁，說得輕鬆有趣，摘

錄於後：

「承惠賀年柬片，三年來均已拜收，謝謝。玆答賀新春納福，萬事如意，闔第康寧。」

膺將選臺北縣新店鎮七張路二六〇號之三中央黨部職員宿舍暫住，賤體粗適，所患糖尿病，服藥未愈，左眼白內障已盲，右眼亦昏眊，閱書寫字不便，行動較差。

臺北長安西路一四〇號之三中華書局總辦事處熟人較多，膺時往談天，有事請劉克襄先生轉告。後巷華陰街廿六號住舍親林在明先生及義女鄭明，有孫三人，愛同我玩。

每月舉行『聽娘話早點』一次，二月爲第二個禮拜天，六月又爲第一禮拜天，上午八時半在『銀翼』或『三六九』或『梅龍鎮』吃拿，過時不候，不聽娘話之小孩不請。

每天中飯，分擾親友，戲稱『一隻貓吃七家飯』，暫停。

與鄒湘喬同吃小館，號稱九（按酒）省巡按，尙未公畢。

蘇松大同鄉月會在每月最後之禮拜四，下午二至五時，假貴陽街靜心樂園舉行，膺自任戲頭伯伯，每次總在那裏。

粥會不定期，愛吃者聞風自往。

每月總到碧蘆游賞一次，地址在新店過橋太平路七號，擅溪山之勝，吃茶不要錢，雇船（茶相當貴）自付。

狄膺敬啓 五十年一月廿五日
附奉四十七年未致送之同賀片，實因盲眼不克寫字之故，抱歉抱歉。」

他的信札，文筆雅飭，書法俊秀，也很自負，給他族妹佩蘭的信中說，「給你的信百年後寶貝，勿棄掉是幸」的話，我曾見他寫信，的確很當心的寫，我處並無他的遺墨，只有十餘封信，而這許多信雖然說的家常話，但却寓真理。

青草湖畔高士長眠

這篇談狄膺故事的文章，說了好多，雖然沒有談得到他對黨國的貢獻，但重要的說了他的爲人和學問，讀者如果看了，對他一定已有概念，而能活生生的留在人們的記憶中，最後找到了現住巴黎的盛成教授寫的一篇「憶君武」，作爲對他綜合的批評，我想是最恰當的。

「——湖山不俗，高士長眠。花朝月夜，春萬秋千；老青幼綠，塔下鐘前。偃歌梵曲，低草生烟。」

滄浪詩話云：學詩，先除五俗：俗體，俗意，俗句，俗字，俗韻。君武一生，無俗骨，無俗筆，他入俗籠而不說：俗物已復來，敗人意。但他深以爲戒：索索無真氣，昏昏有俗心。他對於不達時宜的俗儒，只說：有雪無詩俗了人。

君武愛真而不虧情，不繫於俗，不牽於世，然嫉惡如仇，嗜義如命。

他無俗眼，故無俗見；他無俗體，故無俗套；他無俗意，故無俗情；他無俗塵，故無俗調。食、色，性也。他不像喫冷猪肉的道學先生

們，滿嘴仁義道德，一肚皮男盜女娼。他能納其所出，能出其所納；他能言其所行，能行其所言；能往能來，能說能做。

他有公私有，公不誤私，私不害公，公私分清，公勝於私。因此，他是許多會社的柱石：例如北大同學會、臺北粥會、蘇松大同鄉聯誼會等等，沒有君武，即沒有今天的。他在南京、在上海、在重慶、在臺灣，始終一樣，就是他有恒心。我讀翟公門上語：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

至於他對人，對同鄉，對朋友，對前輩，對後進，只要是好事，必竭力幫忙，其事例不勝枚舉。君武、君武，不覺去已多年。我曾挽他道：

不死友情懷往事；
是真名士自風流。」

先生的墳墓，在新竹青草湖，是他生前自己看定的，他逝後由陸京士先生一手辦理，離墓穴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牌坊，另有一塊碑文，是寶山王豐穀先生撰文，而爲我所寫的。前年到過新竹，曾去青草湖一看，墓穴有了窟窿，近聞已經補好，青草湖的水，乾涸時多，不如從前的美麗，這是先生生前所料想不到的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 160元

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 160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壹佰陸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